

时过子夜

灯犹明

故居·故人·故事



李鹿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聯書店

李鹿 著

时过子夜

灯犹明

故居·故人·故事



Copyright ©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过子夜灯犹明：故居·故人·故事 / 李鹿著. —北京：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18.8
ISBN 978-7-108-06158-4

I. ①时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名人—故居—介绍—中国
IV. ① K87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17025 号

责任编辑 李 佳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校对 常高峰

责任印制 徐 方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8

字 数 146 千字 图 45 幅

印 数 0,001—8,000 册

定 价 49.00 元

(印装查询：01064002715；邮购查询：01084010542)

目 录

百花深处凡人家

——丹柿小院老舍故居 001

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 / 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 /

他是很场面的人物 / 躺在床上写作 / 想到河、海，他反倒痛快一点

时过子夜灯犹明

——茅盾故居 019

躲进小楼成一统 / 人的一ance要走多少路是阎王预定好的 /

房间如手稿 整洁到极致 / 闭门抬笔忆平生

荒芜的田园

——细管胡同九号田汉故居 035

安家 / “田老大”和“戏剧妈妈” / 在家中被捕 /

成为大杂院的“文保单位”

难以捉摸的深宅

——前海西街十八号郭沫若故居

047

翦伯赞说，你那儿侯门深似海啊 / 红色中国第一文人家庭 /
寸心初觉识归途

护国寺四合院与梅兰芳的最后十年

061

登长城、观颐和园、访梅宅 / “再思啊再想！” /
缀玉轩 / “旧艺人” / “完人”绝唱

拣尽寒枝不肯栖

——林风眠的人生孤旅

075

故乡最伤心 一生执念“劈山救母” /
北平露锋芒 请齐白石出山 / 诗意栖居西湖 高徒遍天下 /
隐居嘉陵江 孕育风眠体 / 独居上海 片刻安宁 /
孤雁离群

从西湖到未名湖，说一声“别了”太沉重

——司徒雷登故居

091

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 / 一抹颓墙外，临风待月楼 /
“学生的婚礼一般都是在我家举行” / 北平学运中心 /
盼望以私人身份回燕园过生日 / 归葬西湖

兴风狂啸者的尘世回眸

——景云里·拉摩斯公寓·大陆新村鲁迅故居

119

“离租界一百多步之处”的且介亭 / 怜子如何不丈夫 /
月光如水照缙衣 / “这种爸爸，什么爸爸！” /
“我陪你抽一支烟好吗？” / “忘记我，管自己生活”

回不去的呼兰河

——萧红故居

151

我家是荒凉的 / 一到后园，立刻是另一个世界 /
后园之外还有更大的地方 / 在玫瑰树下颤怵 /
从异乡又奔向异乡

偕隐名山空许约

——风雨茅庐郁达夫故居

167

晚霞一抹影澄塘 / 佯狂难免假成真 / 何似举家游旷远 /
场官弄，大约要变成我的永生之地了 /
诗人若是住在你的楼上，便是个疯子 /
何处桃源洞里春

徽州阁楼中的胡适本色

187

幽深天井里的沉默房间 / 徽商家庭的兰香书韵 /
忠孝牌坊下的旧式婚姻 / 乡土宗族的荣辱牵挂

梦里不知身是客

——蒋宋台北士林官邸

203

从深官到公园 / 尼克松曾住在蒋介石的书房 /
在官邸夫人说了算 / “牛奶洗澡”和“旗袍癖”之谜 /
“达令，你要不要去车车”

拒绝回忆 永不卸妆

——晚年宋美龄在美岁月

223

“祖母真是位难得的女士” / 永别台湾 /
我没有回忆录，我也没什么好回忆的 /
打扮上唯一改变的只有高跟鞋的高度

远去的生活艺术

——林语堂的阳明山居

235

兼职的设计师与发明家 / 不规则的美丽 / 金玉缘 /
悠闲的哲学

后记

248

百花深处凡人家

——丹柿小院老舍故居

无论在北平还是北京，灯市口西街都是黄金地段核心街区，东边紧邻王府井，西边是紫禁城护城河。丰富胡同夹在灯市口西街正中，就像《四世同堂》的小羊圈胡同，“人们若不留心找，或向邮差打听，便很容易忽略过去”。这就是大隐隐于市吧。

拐进胡同第一户，是老舍的家。一切喧嚣，穿过小院砖砌门楼便自觉收敛，连三月天的沙尘雾霾，遇到满园郁郁葱葱也稍显退散。参观者络绎不绝，脚步都放得很轻，仿佛怕打扰作家的思考、惊落枝头的露珠。

逢年过节，这里变得很热闹，老舍纪念馆工作人员按照北京传统装饰小院，组织民俗活动，游客们不像朝拜文豪故居，更像到一位平凡老者家中作客。这应当是老舍自己也会喜欢的纪念方式。当年，他在院中亲手培育了三百盆菊花，上至文人官员，下至送报送奶的工友，都曾被邀来品茶赏菊。曹禺写道：“菊，花之隐逸者也。而老舍先生从来不是一个隐士，他是喜欢和朋友们同乐的。”

老舍

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

1949年10月，刚刚接到文艺界友人发来的邀请信，老舍就匆匆自美国启程回国。刚做完坐骨神经手术，他是被人用担架抬上轮船的。漂泊半生，老舍为途经的许多城市写下文字，但加起来也比不上故乡皇城根儿。从《骆驼祥子》到《四世同堂》《月牙儿》，他“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”，北平在他的笔下，在他的血里。费正清劝他再观望一阵，可是回北京，他等不了。

与许多归国名人一样，老舍被新政府暂时安排在北京饭店居住，夫人和四个孩子抗战期间迁往重庆尚未返京。房间现代化国际范儿，但写作只能在梳妆台上对着镜子。

对老北京人来说，独门独院才有家的味道。“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；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。”1936年在青岛，他这样满怀憧憬地写道：“像我这样一个贫寒的人，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。”少小离家老大回，揣着在美国积攒的稿费，老舍想买个自己的房。

新中国成立伊始，有产业的人纷纷抛售房屋，价格极低，但全北京没人买。解放区干部、归国文艺人士都听从政府分配，住进宿舍楼



左图：老舍与夫人胡絮青 1952 年在家中与菊花合影

右图：老舍最喜欢的“运动”：收拾盆花

或合住大院，“买房置地”似乎不合时势。老舍问周恩来，能否自己出钱买房？周恩来说，你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，没问题，你买吧。于是，老舍成为新中国第一位获得“特批”可以买房的作家。

他赶紧托好友卢松庵和张良辰看房。两人挑中了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的小四合院。迺兹府大街即今天的灯市口西街，老舍对位置满意，信任朋友眼光，连看都没有看就定下了。房主开价一百匹布，老舍用五百美金稿费买来布匹换了房。

1950年3月，夫人胡絮青携儿子舒乙，女儿舒济、舒雨、舒立回京，简单修葺装修后，4月，一家人搬进新居。北京人爱在四合院种果树，图个吉利好看，老舍请人到西山移植来两棵柿子树。柿子圆润火红，是国画家青睐的题材。胡絮青年轻时就喜欢画画，回北京正式拜师齐

白石。三间正房中的东房是胡絮青的画室兼卧室，胡絮青为这间房取名双柿斋，整个新家叫作“丹柿小院”。前半生，老舍住过的地方不下几十处，从1950年到1966年，丹柿小院是他一生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。

小院连房带院占地三百平方米，在四合院中算是规模很小的。郑振铎、高君箴夫妇去祝贺乔迁之喜，看到“狭长的房子有点像列车车厢”；客厅新粉的墙壁因为受潮花糊糊一片，老舍指着墙说，“这是多妙的一幅天然山水画呀”。《四世同堂》里写祁老人十分喜爱自家的小房：“这是他自己置买的产业，不论格局与建筑怎样不好，也值得自傲。”老舍常得意地说：“我是作家自己掏钱买房的头一名！后来好多朋友来过之后羡慕得不得了！连共产党员也跟我学，像赵树理、丁玲。”

——当时，北京有两条丰盛胡同。另一条在西西南大街，因明初大将丰城侯李彬府邸在那里，得名丰城胡同，清代讹传为丰盛。而迺兹府原名奶子府，是明代皇子选乳母的地方，后来为了雅致改叫迺兹府，这里的丰盛胡同得名于天启皇帝的乳母奉圣夫人。西城丰盛胡同宽敞整齐，名气更大，寄给老舍的信件常常错投到那里。老舍去世后，东城的丰盛改了名字，叫作丰富胡同。



今日老舍故居：五彩木影壁是老舍专门请人漆的，正中贴的福字为胡絮青手书。
胡絮青在世时每年写一张福字，她去世前写的最后一张“福”，一直挂在这里

老舍

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

在老舍眼里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，“像一个古老美丽的雕花漆盒，落在一个勤勉人手里，盒子上的每一凹处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再没有一点积垢”。简朴的小院也在他的手里变得精致温馨，处处体现平凡人家的生活情趣。

正院一进门是一座木影壁，一般漆红底黑边，老舍请人漆成了草绿、深绿、黄、红、黑五彩影壁。时下初春，两棵柿树刚发新芽不见果实。以往每到秋冬季节，街坊四邻、亲朋好友都会收到老舍夫妇亲自登门送上的“有机柿子”，这是老北京的传统：“送树熟儿”。臧克家记得，那些柿子有方的有尖的，活枝鲜叶，收到他舍不得吃，摆在宜兴泥茶盘上，当作艺术品鉴赏。

在伦敦、青岛住小洋楼的时候，老舍最怀念的就是北平“家家有院子，可以花不多的钱而种一院子花”。在丹柿小院，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每一个到过老舍家的人，描述他家的样子，必从满园鲜花说起。1961年，法国汉学家贝热隆到老舍家做客。谈文学时他们通过翻译人员，有一种公事公办的色彩，谈到花时，老舍兴奋地直接用英语聊起来。十几年后，贝热隆半调侃地回忆道：“单凭这种对鲜花的



爱好，在某个时期就可以被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。”

就像普通的北京老爷子一样，老舍颇为他的花得意，总想秀给别人看。昙花一现定叫朋友秉烛夜游；金秋时节，菊花开了，更是丹柿小院的盛事，必邀大批朋友轮番饮酒赏菊。老舍夫妇在院中养了多达三百盆菊花，品种近一百，恐怕植物园也不过如此。培植方法是老舍跟他哥哥舒子祥学来的。舒子祥拉过洋车、当过巡警，骆驼祥子的原型就是他。

老舍自言，他对花像好朋友似的关切。“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，就得全家动员，抢救花草，十分紧张。几百盆花，都要很快地抢进屋里去，使人腰酸腿疼，热汗直流。第二天，天气好了，又得把花都搬出去，就又一次腰酸腿疼，热汗直流”。夏天暴雨，邻家的墙倒了，砸死一百多棵菊，“全家几天都没有笑容”。

正房中间是客厅，面积不大，但几把沙发、一张小圆茶几，也够三两知己舒适畅谈。当年贝热隆环视客厅，瓷器、扇子、挂画叉竿，老舍收集的各式手杖、镀金的球型时钟，无不让他感叹，“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偶然。这位作家把他的生活环境整理得有条不紊，以他写作的那种细腻来布置一切”。

老北京人，尤其是旗人，无论贫富，讲究个体面干净。家具陈设，老舍每天至少亲自擦拭一遍。红木的旧式多宝格和条案上，摆着他淘

老舍

来的古玩和工艺品。老舍纪念馆副馆长王红英告诉我，老舍先生在“文革”刚开始就去世了，大规模抄家还未开始，这些藏品也就因此大部分保存下来了。可惜的是老舍精心收藏的一百多把名伶手绘扇面，都被抄走，后来被低价出售了。

老舍搞收藏，标准只有一个：他喜欢。至于是真是假，完整还是残破，值多少钱，他都不管。郑振铎是海内闻名的大收藏家，与老舍相熟多年不见外，进客厅四处看看瓶瓶罐罐，轻轻说了声：“全该扔。”老舍一笑：“我看着舒服。”

大圆桌上每日必摆插着鲜花的花瓶，和盛满时令水果的果盘。每天，老舍把水果一个个拿出来擦好，把果盘也擦干净，再把水果摆回去。二十出头时老舍单身在英国，几年没按时吃饭，得了胃下垂和神经性肠炎，不能吃生冷食物，水果摆出来只为好看，闻着清香。

墙上的“天然山水画”早已被名家画作取代。老舍第一张藏画是1933年托许地山向齐白石求来的《雏鸡》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。客厅西墙是老舍“私家美术展”，十天半月换一轮。

现在来到故居，可以看到墙上挂的是李可染的《耕牛图》，这是抗战期间，老舍在李可染的重庆画展上购得的。画作右首题字为老舍所拟，齐白石书写：“当时政治教人民置农器，未教人民读农器谱。可染以耕牛为农人之首，真善教人也。”一画荟萃三名家，是老舍纪



念馆镇馆之宝。副馆长王红英告诉笔者，这是老舍去世前最后一幅亲手挂上的画。丹青寂寞，引来许多观赏过客，却再没等到主人归来，将它摘下收起。

他是很场面的人物

1950年6月，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。这个职位的确非他莫属，不仅因为他文学成就高，更因为他人缘好。抗战期间，大后方文人就推举他领导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”。如林斤澜所说：“傅雷是个书呆子，老舍先生可不是。他是很场面的人物，有老北京那种外场的本事。什么曲艺、戏曲、书、画界都能交往，在文艺界也如此。”

所谓“外场的本事”，是三教九流都能交往。老舍的客厅并非文人雅士专属的高端沙龙，对待朋友，老舍没有贵贱之分。给老舍按摩治腰腿疼的刘世森回忆道，1954年秋天一个晚上，老舍带彭真来家里赏菊，刘世森当时并不是正式的大夫，看见领导来了想赶紧回避，老舍叫住他：“别走哇！这是咱们的市长，见见他好嘛！”于是刘世森就留下一起饮茶赏菊。冬天，刘世森帮老舍把一盆二百多斤重的腊梅搬进屋里，老舍震惊于他的力气，坚持要给他下二斤面，刘世森说吃不了，老舍对保姆说：“不行！给他下二斤！”还嘱咐一定多放炖肉，